

首獎



作品

沙漠之春

得獎者

吳雨宸

吳雨宸，一九九三年生，台南人。東華大學華文系畢業。恰意sîn sîn pì pì的物件。曾任廣告文案、編輯，現為記者。

得獎感言

我確知父母手足之愛，使我得以安生；確知寧、竹之愛，讓我長出自己的根系，還有大哥大嫂Jack與霏。蔡素芬老師提到，林榮三得獎作品年年被索取萬餘冊。我從小受惠於此，感謝評審老師、基金會和自由副刊的工作人員。

我確知自己是如何走到這裡的，不是隨機、不是運氣，是所有人盡了所有的心力。獎來自養育我的一切。

沙漠之春

濕潤的季風爬過洛磯山脈，陡墜成熾熱的聖塔安娜焚風，全力撲向南加州。拉莫那燒起了野火，直升機就在頂空盤繞，警消封鎖不遠處山徑入口，警告來車調頭或別道。

手機警報大作。

舉目所及只有裸岩巨石、乾草，和濃煙。我看得瞠目結舌。

「別擔心了，」泰說：「應該只是小範圍的。」他摘下太陽眼鏡轉頭安撫我，自己卻眉頭深鎖。我們很快地轉入西側的道路，直面耀眼的大金色斜陽。直到切進山谷腹地，他才指了一下儀錶板，示意我引擎轉速在飆降，沒等我做反應，就猝急地拐了一個彎，流瀑一樣地把車泊進一家歇業的麵包店前。

距離我們的目的地，那個沙漠中的綠洲——他外公上個世紀中期，從西雅圖一路南下精選的避寒勝地——還有兩個小時的車程。

再過不久就要入夜，這裡將會陷入全然的黑暗；也許我們還算幸運，我在心裡盤算，大不了就睡車裡，至少眼前的商店歇業了，我們不至於被驅趕。

他拉好煞車桿、再次轉開引擎，要我協助規律踩動油門，然後一語不發地從車內的櫥櫃翻出工具

箱，整個人滑進底盤檢查、丟出一堆沾滿油污的紙巾。

事情並沒有太多進展。

一個好心的路人經過給了附近汽修廠的電話，又急驅離去。但那不管用，「附近」是一個小時遠的距離。泰對著車子一口氣講了一堆碎語、煩躁地在手機上爬文、再滑進車底……我靜靜等他發作完畢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幫他把陷進指紋裡的油漬拭淨。

泰愧疚又疲倦地倚在車門上，夕陽的下半輪已經埋進山的背面，對向聳立的單株白千層是這裡少數的綠意，其他所有的事物都陷入同一種被烘燥過度的小麥色澤。

打了幾家道路救援，都要等到明天一早；這時間、荒僻的谷地，業者大多不願意派員漏夜跋涉。回頭有一個小聚落，他說：「不然，冒個險，我們開車到附近的旅館睡一晚？」

我不會說不好。

兩層樓的旅社，木造門廊後面是一排整齊刷白的門。我們驚險抵達。

房間裡有一張加到過大的雙人床，鋪著怪異的楓紅色鄉村風床單。撇下換洗的衣物，我們跑到街上找吃的。

整個聚落幾乎沒有什麼人跡，店面大多打烊，好幾個粗獷簡陋的倉庫前，懸掛著大大的美國旗，我作勢舉旗擺出撩人甜心的姿態；泰在幾步之遙的地方撥弄訊號極差的手機找餐廳，像一個需要掌握全局的爸爸，想要看顧、卻疲於專注過度活潑的女兒。

泰的確有個已經兩歲大的女兒，大金色的鬚髮披在肩上，臉頰兩側掐著不對稱的梨渦，捲翹濃長的睫毛下是晶亮的淺棕色眼珠，和她媽媽長得一模一樣。在他們六歲兒子的生日派對上，泰的前妻翻出自己幼兒時的照片和我分享：「幾乎是同一個人，對吧？」

「這不可能！」我驚呼。

我幾乎是爲了反應而反應，像是糟糕、緊張的小臨演，搶了幾拍把台詞囫圇說完，而且連肢體都過僵。我站起來，甚至不小心踢翻幾個堆在壁爐前的玩具，最後只能尷尬笑問：「是不是還有什麼工作需要幫忙的？」

我很感激泰前妻的友善，但我寧願她分派一些工作給我：分裝糖果、切宴客沙拉用的酪梨及番茄，或去游泳池畔的草皮布置餐桌。

待會會有一批幼兒園家長帶著孩子來，因此泰趕在派對開始前兩個小時抵達，爲的就是不要讓兒子的壽星光環，分割了天倫時光。

進門的時候，泰的兒子直直地撲向他，泰熟門熟路地把兒子抱進內廳，和兒子專注玩起剛帶來的樂高禮物。

我和大家打了招呼，前妻的母親燦爛一笑，退開說：「我有點感冒，不方便和人擁抱。」
泰的兒子這時忽然奔向外婆：「那我可以抱妳嗎？」

「當然啊！親愛的。」前妻的母親揉揉他的肩膀，把他摟進心肝。

我知道泰在離開前妻家的時候哭了，兒子用長瀏海遮住半邊臉頰，皺著深深的眉頭，看著父親再度消失。

但我沒有辦法真正在意他的酸澀，我也哭了，一些枝枝節節已經開始割傷我，而我無法袒露地告訴他；反而只是握著他的手，附和他的情緒：「我很遺憾。」

我曾經沉迷一些感情破碎的電影，關在黑幽幽的臥室，一遍一遍地感受那些充滿錯失、懊悔與不甘的故事。而那些劇本最謎的地方是，總有某個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，會讓他們恨過又饒恕、愛過又復燃。

當天晚上回到家，泰決定先看部電影再去睡，我選了史嘉蕾主演的《婚姻故事》；但泰說這不必看，故事並不怎麼新鮮，然後悶悶地去睡。

我不是故意要刺傷他，比較像是自己受傷之後，想要試著檢查和確定，那些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，是不是還輕易地存在他們之間？

泰在洛磯山上長大，父親是搜救隊員，母親當時不惜拋掉家鄉富麗的一切，從都市嫁進山腰。

「就跟你們現在很像，」泰的父親從書櫃夾層翻出一張西部地圖指給我看：「總得要有人跨越州際才能在一起。」

這些泰都告訴過我，包括他父親曾經短暫別戀離家。

我們是在三棧溯溪的時候認識的，山澗潮濕燠熱，深黑的衣裝貼緊皮肉，我們像兩隻錯落並行的山獸，踏跳拱天的巨石，沒有語言而心意相通。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一起到野地撩溪涉水、尋找出路，蹩腳地講著微不足道的創傷。

我猜他在被群山包覆的時候最能敞開自己，因為那裡離最初的溫暖奶水最近。

我們的確跨越邊界找到彼此，但曾經在亞熱帶創造出的魔幻綺麗，如今卻漸漸變得乾燥枯竭。拉莫那燒起來那天，我們在舊城裡找到一家半打烊的餐廳，牆上懸吊了幾串花環、聖母像、一張碩大的墨西哥地圖，以及除了川普以外的歷屆美國總統照。這裡凌亂且繽紛，桌椅的陳設讓我想起台灣最鄉土的辦桌宴會廳。

泰爲我點了最地道的墨西哥豆泥飯，自己則吞了兩瓶啤酒。

強烈的乾熱讓我臉上泛起浮躁的紅疹，飯只吃了一半我們就回旅館，我把自己拖進燈光慘白的浴室裡淋了好多水，泰轉開無聊的肥皂劇邊心不在焉地滑手機，房間裡充斥著間歇的罐頭笑聲。

我把貼身衣物都洗了、吹好了頭。通常這種時候，我們應該要開始接吻，讓血液湧動，創造溫熱而激烈的肌膚之親；但我的電話響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和期待出現斷層，而我早就隱約有預感。

姊打來說，阿公趕著處理資源回收的時候，豔陽下忽然半邊抽搐無力，送到醫院的時候意識混亂，甚至以爲自己還在田裡，大吼大叫著已故的隔壁田農友，嚇壞大家。我說：「那我回去。」

「妳現在回得來嗎？妳最好回來。爸媽原本還不想讓妳知道。」

「我會回去！」那段時間我幾乎沒辦法和我姊好好對話，她怪我：「憑什麼什麼都丟著不管。」我沒有要什麼都丟著不管，我跟泰說，我明天就回去。

電視傳來的噪音在房間裡鬧哄哄，讓我更加心浮氣躁，泰關掉一切，跳起來抱抱我：「寶貝，我真的感到很遺憾。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，但妳現在回去，幫得上任何忙嗎？妳外公有那麼多孩子，我們是不是再等等？」

我知道他說「支持」的時候，有多麼心口不一。我怎會不理解，那種和對方家人爭取彼此的私心？

等了整夜，姊打來說，這中風就是將來要重新學講話，但好在行動無虞。媽在旁邊說：「千里迢迢的，暫時不用趕著回來。」

姊再自己打回來：「等我十一月結婚——」

「不用妳講，等妳結婚以後，我就回去。」

其實這不是一種輪流或交換、父母也未曾和我們討論過這樣的期待，但「總得要有人在父母身邊」的態度，我是認同的，只是不能忍受姊自覺比我更有一種離開的「正當性」。

隔天拋錨的車子進了廠，我們租了另部車，泰堅持一定要帶我到那個沙漠家屋。

他說當初離婚官司纏訟，前妻列舉他父母對幼兒的不良影響，阻撓見面，在法院觀察期間，自己

也只分配到兒子的週末。而那個外祖父留下的避寒處，因為地處他工作室與前妻娘家的中繼點，每個週末就如此往返接送。雖然現在他們扮演回「朋友」，但這段綿長曲折的山路，如今再走起來，「還是對前妻的殘酷難以釋懷。」

我說：「離婚本來就是這樣。」

「什麼？」他驚訝。

我重複：「離婚本來就是這樣！分手的時候，你還抱什麼友善互愛的期待？」

他忿忿地說：「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！」

我沒辦法正眼看他，一路無語。他亦然。

泰後來邀了前妻和孩子來沙漠共度週末，他示好說：「前妻是一個只信直覺的人，她信任妳，我看得出來。」他補充：「而且她說，女兒吵著要找妳。」

我和小女兒的確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綿密的情感連結，她對外界敞開，無懼探索，而我也樂於向她展示世界。

但我以為這次，和泰至少可以好好獨處、好好釐清這段時間各種凌亂的傷口。而我也無法說不，他們就要抵達。

我們一起用了晚餐，我沒辦法克制地想：他們原先就是一家人啊、說著一樣的語言、存在著排他的共同生活記憶。

飯後我們替前妻整理客房，泰問兒子想和誰睡，兒子拉拉他的手說：「爹地！但是爸爸可以跟媽媽睡嗎？像以前那樣。這樣我就可以跟你們兩個睡、妹妹也可以。」

我默不作聲，轉過頭去，眼淚不小心汨汨流下來。前妻微慍，但立刻圓了場，說忘了明天還有工作，必須馬上離開。兒子見狀發了極端的火，放聲尖叫大哭。

前妻把兒女都帶走，留下我和泰和狼狽的殘局。

「妳爲什麼要聽一個六歲小孩的話？」

「妳太軟弱了！」

「還是妳覺得我應該回去跟她一家團圓？」

姊婚後我拖了兩個月才回去，有天深夜，她打來大罵：「妳都不跟家裡聯絡是怎樣？媽媽怕妳會去死妳知道嗎？」

嚴格來說，我偶爾會傳訊息回去說，美國很美、很大，我很好。但沒有人會相信這種空洞的鬼話。

我一回到家就立刻去醫院看外公，他興奮且能精準喊出我的名字，但也僅止於此；我從他那些肢體比畫和片斷的呢喃當中，拼湊出他還想說，出國前，還是他幫我們打電話叫車的，「這馬無法度矣！無法度矣！」

媽試探地問我，什麼時候還要再過去？我只是避開不談。

其實泰在我回程時，就替我買了兩個禮拜後的機票，但我進退維谷：我既無法扮演像泰母親一樣義無反顧的角色，也沒辦法馬上放棄旖旎的情愛。

我拖延著告訴他，我會回去，但馬上因為疫情而失約。沒有人會支持疫情期間的旅行，但媽媽還是再追問：「現在決定不去了？」我淡淡回：「怎麼可能剛回來又馬上過去。」她馬上接著：「對對對，又不是在出去『賺』的。」

我無法對這麼不堪的看法發脾氣。我理解她始終無法認同我，為何要把自己攪進一段這麼複雜的感情。

憤怒的是泰，他覺得被辜負背叛，我們糾纏了幾個月，終於因為邊境管制、相聚無期而被推著放棄早該自主斬截的關係。

有天泰忍不住給我傳了幾張照片：「沙漠一天下了以往整年的雨量，一夜之間仙人掌都開花了。」

我沒有辦法經歷那樣的沙漠之春，我只記得，那裡處處都是過度裸露且嶙峋的岩石山脈。

評審意見

沒能抵達的

陳義芝

穿越裸露岩石的沙漠，前進綠洲，原本渴望享有旖旎的情愛，無奈因多重角色登場，先後發生的關係未能了斷，終不免於酸澀、衝突，輕易被一些彼此無法體會的狀況割傷。

文中的角色包括情人、情人的前妻和子女，及自己的家人。車子故障變成心理凌亂的襯背，沙漠的乾熱呼應了感情的枯竭。

作者提出人生總有「某個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」，在這片刻存在著「恨過又饒恕、愛過又復燃」的情節，令當事人志忑。如此幽微的心思，並不好寫，作者卻控馭得頗見功力。